

合參  
講  
詩經正解

廿五

漢書門			
二	一〇	三	七
三	一	三	〇
三	一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〇	三	七
三	一	三	〇
三	一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清  
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27	
冊數	33 ( 25 )		
函號	273	228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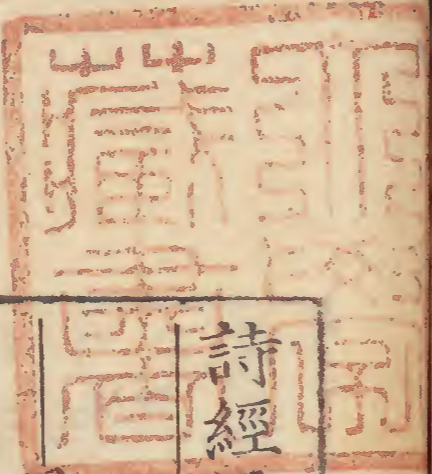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五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淺草文庫

門人 朱家侑文列  
蔣永生長發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章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五



全旨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天異其生。天啓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前七章是詳叙后稷生前事。以見其足以配天。末章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格之速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德也。大意重稼穡上。而有相之道。則全詩綱領也。○細分之一章言其受孕之祥。二章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見稟之異。皆為下文教民稼穡張本。四章言其種植之志。五章言其力穡而肇封。六章言其徧種而肇祀。七章言其祭祀之事。所以終稼穡之功也。八章言南郊格天之速。止本其教民稼穡上。言以稷久有相天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

以弗無子叶獎履帝武敏叶母歆攸介攸止載

震載夙叶相載生載育叶曰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邵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專。謂之禋祀。祀郊禋也。弗之言被也。被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禋。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禋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幣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駕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主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有養也。○姜嫄出祀郊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所具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合參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若謂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真可以配天者乎。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



所以生我周人者。寔惟有邠之女曰姜嫄焉。生民之事如何。蓋姜嫄為高辛世妃。竭精意以享祀。郊禱之神。于以稔無子而求有子。田是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散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之處。以為所止之地。既震動而有娠。及月辰而肅居側室。乃載生載育。寔維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正是人也。是其受孕之祥如此。

補講此章上二句。推本周人有生之始。下言所以生民之始也。厥初生民。註不曰后稷。而曰周人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正與末句時維后稷相應。世妃元妃也。稔無子。是稔無子之舊。而求有子之新也。此亦是郊禱之常禮。姜嫄舉而行之。耳履帝句。亦適然事。若大監其誠。仗之耳。攸介攸止。言即所大之處。以為止息也。就姜嫄所居之處。言為是。玩註有於是字。而震動有娠句。又連上解可見。昆湖從此說。方山南台鹿野。俱就郊禱之地言。此皆由誤認註中即字耳。蓋即字乃即就之。即非即此之。即猶言郊禱之後。由是即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亦豈有於郊禱之地。止息之理。觀註及月辰居側室。則其地又有正寢燕寢。而郊禱之地。豈燕息之所乎。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註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傍。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夙肅也。居側室。便有歛束之意。載生二句。猶言自是而生出來。乃是后稷也。不可泥下章作胚胎說。○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皆遵用焉。○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禱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嚴氏以敏歆為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有至理。特與註異。須以意會之。○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元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音

不圻不副

音

無留

詩

經

卷

之

二十一

五

詩

經

卷

之

二十一

五

詩

經

卷

之

二十一

五



無害叶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音居然

生子叶音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圻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合祭自其降生之異言之。大凡人之生。必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為尤難也。今姜嫄當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圻副之虞。無災害之苦。是天欲顯其靈異于世。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禋祀之祭。上帝豈不無怨無恫而寧我乎。豈不以享以格而康我乎。惟其寧我康我。是以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否則首生之苦。亦人之所不免者。而何其異之。若是耶。其降生

生之祥又如此

抑講此章上五句。言聖祖之生異乎人。下驗聖母之祭格乎天也。誕字是奇怪驚訝語氣。宜讀斷。后稷之生也。奇生而棄棄而不死。又奇少而樹藝奇莠而茂盛更奇。種種奇事似不可信。故每章以誕字發端。誕彌旬。根上震肅來生物中。羊產最易。故曰如達。不圻不副。全其軀也。無災無害。免其危也。不圻副便是無災害。因此見其如達。總形容生之易。厥靈就上三句見之。圻副災害。乃人所不免者。今皆無之。是上帝之靈異處。上帝三句。遂承此一直說下。不可作推由說。蓋不寧不康。是據已生之後驗其如此也。寧康即宿郊禘之祭言。但寧是心無怨恫。監其意也。康則安意以享其祭也。無人道而生。是天生之也。好一邊說。本康寧來。或云言昔郊禘之時。未知帝意若何。今由降生靈異觀之。果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使我安然生是子也。居字。定解作安字。炤無圻副災害說。若說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既為高辛氏之妃。焉得為無人道。且滋怪誕之說。只不曾經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人道。○上章言禋祀一舉。而天遂受之以孕。此章乃即已生之後



而見始之所以受孕者皆大意之有在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

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也。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也。籍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籍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訐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自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合衆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於是從而棄之其始也置之隘巷以為心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反腓而愛之是固異矣猶以為出于偶也既而置之平林以為必不免于荒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異矣猶以為逢其適也既而置之寒

水以為無復有生理矣孰知鳥也以一翼覆之保愛周旋若有甚于人焉然使鳥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啼聲之異而啟人收養之機哉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雖閱歷變故之久而其聲單然而長訐然而大充滿道路之聞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大異乎蓋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棄者于是姜嫄始收而養之其見棄之祥又如此

析講此章總見屢棄而屢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隘巷牛羊踐履之地寘之隘巷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寘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水寒氣沍結之處欲其凍而死也腓字者牛羊見稷以足肚蹠之如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在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侵翼是護寒氣之上逼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覃二句重看見得難閱歷變故之久而其聲有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為靈異疑心釋矣於是始收而

養之總用在末却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做弦云上章因居然生子而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詩經







隨所種而皆無不美也。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雜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而又植之盡美可見種植之志。得之天性故嬉戲所為已自大異于人如此。夫舉兩間生物之機而姑試之于一戲。稷不知也。舉萬物廣生之性而呈露之于各種。稷不知也。豈非事出于無心而天牖于有意者乎。○方山云。旆旆等皆由種植有道而然。但恐犯下章有相之道只渾渾言為是。○省菴云。此時民方艱食不知稼穡種植。稷無所習而能。此見孩提之時已有參天兩地之志。開物成務之功。所謂粒食萬世者基此。○註堯舉以為農師。又渡得妙為下文教稼封邵之筋節。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去聲。道叶徒。第音弗。厥豐草音苟。種去聲。

之黃茂叶莫。實方實苞音蒲。實種上聲。實稂叶徐。實發久反。

實秀叶思。實堅實好叶訶。實穎實粟。即有邵音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弗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稂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穗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粟不批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然不批也。邵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于邵。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合參。夫后稷方其幼也。既有志于種植及其長也。遂有功于稼穡。誕后稷之穡何如。化育有所不及而裁成輔相。曲盡其方造物有所不能。而參贊彌綸。不遺餘力。凡所以順天時。因地利者。實盡夫有相之道焉。但見豐草害苗也。則芟而去之。黃茂嘉穀也。則播而種之。方其始之漬種也。實方而成房實苞而未拆。既甲拆而可為種矣。且皆稂然而漸長。既受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始穗苗而不秀者。無有也。既受氣足而實堅矣。又且形味之既好。既繁碩而垂末矣。又且粟焉而不批秀而不實者。無有也。夫后稷之穡。有以盡有相之道如此。則



粒我烝民之功大矣故堯以其有功于民乃封之于郅使

卽有郅家室以主姜嫄之祀焉是周之有國實自此始矣

柳講此章上九句叙其力穡之功末句言其受有郅之封也穡乃是

言之則種之曰稼歛之曰穡單言之則稼亦穡也。有相之道一句貫

下七句。凡知其品類之性漬種之法順天時因地宜而耕播耘耨各

得其當皆是言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也。稷則盡人力以

相天地之不及故曰相此句最重入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

者亦以此。自芾厥至實粟正詳穡之事以見有相之道也。芾厥二句

不平言去草以樹穀也或云芾草作無為苗害甚無味當云泮水方

平艱食方奏斯民洪荒之初天下一豐草之墟也。稷繼禹之緒為之

芾而除之如此方見天地開闢兆民粒食之始意此意甚新爽或云

芾草是除之使其地之可耕也。更妥實方五句。正種黃茂之事。方房

也。生意萌于其中也。以方漬之初言苞者生意欲洩而甲未拆也。以

漬之後言種是甲拆可以為種播之在其時矣。稷則苗之漸成長矣

發盡發也。猶云極盛謂生意之發至于此乃生莖而將穗時也。秀則

始穡而吐華也。堅孚甲已成而其實堅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穎

穗之實其末墜而下垂。自未穫者言粟既收成見其實而不耨。自種

而苗苗而秀秀而實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何以

至此此皆盡有相之道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道見此等皆

詩經卷之二十五

始自后稷實如此云云。勿作尋常語詞看。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

而教民之事。本註明言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郅。疏義亦云。后稷掌

稼穡。教民而封郅。玩之自見。或云。此是稷自稼穡如此。未嘗及民。至

封于郅。方是舉為農師。此說非也。豈有稷未有功。而堯輒封之理耶。

封郅重在封國以報后稷之功。說主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卽字正

與時維姜嫄相應。○華谷巖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治序者。見稼

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耨者。報之

亦滅裂。鹵莽耘耨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

此。○稼之始事實有道焉。如何浸漬。以發其芽者。為方為苞。為種是

也。穡之中事實有道焉。如何灌溉。如何耘耨。以滋其氣者。為哀為發

為秀是也。穡之終事實有道焉。如何可獲。以要其成者。為堅為好。為

穎為粟是也。○或云。此章若作教民。下章方云降種于民。便說不去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不知此章種之黃茂。便該得下章降種意。下言徧種。亦黃茂中抽出。宜于祭者而言。且言有邠家室。便該得主群祀意。曰肇祀。則亦本受國為祭主說。但此章所云力穡。以為有國張本。下章云降種。以為肇祀張本。兩章意義。本自相貫。決非謂稷未教民。至下章方是教之說。宜細玩之。○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舞則歌小呂。舞大護。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尊之也。○註以主姜嫄之祀。又渡得妙正。接下文肇祀之意。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痞維糜音門維芑音起恒音亘之秬

秠是獲是畇音叶蒲恒之糜芑是任音至是負音叶扶以歸

肇祀音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稔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

負背負也。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合黍夫既受有邠之封。則必主有邠之祀。故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之嘉種。不惟有黑黍之秬。而且有一稔二米之秠焉。不惟有赤梁粟之糜。而且自白梁粟之芑焉。其徧種是秬秠也。既成則是獲而棲之于畇。其徧種是糜芑也。既獲則從而任負以歸。此果何所用哉。益有邠之國。自后稷而始。封則有邠之祀。亦自后稷而始。舉故凡此嘉種。皆用之。以為酒醴粢盛。以供肇祀之事焉。是周之有祀。亦自此始矣。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備祭祀之需。下言祭之所由起也。上章已教民稼穡。此復言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秬秠糜芑。自有天地便生。此種。但禱于草木。莫之能識。惟稷能得其性情。別其土宜。教民種植。若自今日天降者然。此亦一奇也。故曰誕降。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簋。故降之于民。使徧種之。此乃教民稼穡時事。獨舉四種者。自其可以供祭祀者言之。







印音盛音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折講此章上九句言謹事神之禮。下言行祀典于無窮也。此正詳七章肇祀之事。統穀以供祭祀矣。而又自許多制度之作是亦一奇也。故亦加以誕字。以我祀如何引起。祀以稼穡而肇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曰稷作古。故特詳之。自或春至載烈作四事看。或春四句為禧事也。載謀載惟。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謀者卜祭之柔日。擇相祀之士也。齋戒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戒為散齋。散齋于外。致齊于內。具者備其所當供之物也。修者理其壞也。掃除污穢也。取蕭祭脂。既灌之後。取蒿合腸間之脂。熟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墻屋。所以求神于陽也。姜嫄在其中矣。取羝以較。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也。群神在其中矣。燔者以肉傳諸火而燔之也。烈者貫肉加諸火而烈之也。內外神皆有尸以象之。故用此以獻。興來嗣往。不平重興來上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為往矣。○叟叟浮浮。形容物理。殊覺美善。杜詩秋菘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定晨炊。紅鮮任霞散。殊覺聲聞如見。

亶時叶上后稷肇祀叶養庶無罪悔叶呼以迄音于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之世世用心如此也。

合參。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配天者何如。是故祭必有豆。所以荐菹醢也。我其以是而盛之于豆。蓋貴其簡而不敢有加焉。祭必有登。所以荐大羹也。我其以大羹而盛之于登。蓋取其質而不敢有尚焉。

詩經卷之二十一



精裡寓于品物。而馨香之氣始升。盡倫之禮。猶未舉也。而皇矣上帝。已居然其來歆。慰思成于感通之妙。若與后稷相為周旋者矣。夫當尊祖配天之始。而上帝來右之速如此。是豈芳臭之荐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主祭之始。固已承天意。而粒我蒸民庶幾不得罪于天教。民稼穡庶幾不獲戾于帝。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世賴之。是豈直芳臭之時云乎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祀天而無愧矣。其郊天配稷也。誰曰不宜。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郊祭格天之速。下是本聖祖格天之久也。邛自今日奉祭者。言上章是后稷自奉有邛之祭。此章是今日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稷之祭。故下一邛字以別之。盛字兼豆登豆所以薦。藟醢登所以荐大羹。不盛黍稷。要以黍稷為主。香即藟醢大羹之香。始字與居字。緊緊相應。言香之始升。九獻猶未終。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稷。不待言也。然亦要點稷與天俱享意。昔日姜嫄以郊祀而生稷。故其祀也。上帝康之寧之。令日后人以郊祀而配稷。故其祀也。上帝歆之。上帝之主稷。

也。欲有相也。上帝之歆稷也。以其能有相也。故天歆稷之心。卽是生稷之心也。胡臭句輕。乃承上喚下之詞。肇祀指稷受封得為祭主時言。無罪悔。總前有相降種等看。今字指郊祀之日言。蓋天之生稷。本以為民。今稷有粒。民之德則不負上天之托。而世世民生皆賴后稷之賜。又何罪悔之有。若使功在一時。而不及于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或不無罪悔于今矣。此見得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荐。而實本于祖德之馨也。○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于祖也。○陳伯玉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掃嘗之義。合而一之矣。○豐城朱氏曰。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訓載惟之致。其誠取。羝取。蕭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有一罪悔。獲戾于天。由后稷而公劉。由公劉而太王。由太王而文武。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則上帝之享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本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頌昨之禮也歟。舊說第  
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  
句。則去呱訐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  
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  
有誕字。

安成劉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  
樹藝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獲以供群祀卒章遂說歸  
成土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  
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  
以為受釐之樂歌也。○黃東崖曰。當時神農既邈。耒耜久廢。于  
懷襄即禹甸方平嘉種尚遺于草莽。彼孺者子何所憑而依之。  
何行牧而擇之。非大生聖人開萬世粒食之源。那得有此。故此  
詩首言其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以見其

受命于天。而惟其為天所命。是以有志于農。其性一天植也。長  
而有功于農。其道能相天也。稷既以農肇封。又以農肇祀。而祀  
典之修。極甚詳備。則能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  
獲格天之速也。○嶧山云。此詩見周人制配天之祀。而必原格  
天之由。所以享帝享親者。皆矣。有道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  
後世。仁也。以身比焉。順也。周人尊稷而配于郊。可謂孝矣。奉祀  
而原其自。可謂仁矣。守先人之祀典。而罔敢失墜。可謂順矣。所  
以然者。皆稷之世德宜之也。後世甘泉有舉者。配以高帝。感帝  
有祭者。配以玄元。噫。祀  
典昭如也。其可紊乎。

(一) 行葦章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全吉通詩四章總以戚戚兄弟二句為主首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祝頌之情下三章無非以終首章之意也此是祭畢後以祭餘之物設燕相親則燕設相燕則禮盛既燕而行射既射而頌禱此詩之序也皆見殷勤篤厚處不可脫却祭字○詩柄父兄者老勿分者老即父兄也觀後篇獨言父兄答行葦可見

敦音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音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析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于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合象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若謂朝廷有敦睦之化而後天下有親洽之風是故王者不施其親也今茲祭祀畢矣賓客歸矣嗟我兄弟可以無燕以篤之乎敦彼勾萌之行葦生意今無窮也或使踐之則不得以遂其生意必牛羊勿踐履之則方苞而成甲方體而成形而葉之泥泥者自不能已焉况我戚戚之兄弟其情本至親也使或相遠焉則不得以全其愛矣必致相親之意無遠而俱邇焉則相與燕樂或肆之筵以行燕或授之几以優老而戚戚者不失其初矣是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溢于言語之外者固如此所講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洽其情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蓋行葦本有生意而勿為牛羊所害則其生自不可過兄弟本自相親而能莫遠具邇則其燕自不容已敦聚也謂生意聚而未遂也葦之為類生同根也其氣互貫長同時也其葉並行葉同庇也其性交濟興意取此極妙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如此也戚戚者謂天親一體之情自不可解兄弟就父兄耆老昭穆兄弟言未必是王者一行莫遠具邇一正一反不遠便邇也此只就無猜嫌說蓋猜嫌則踈而相遠和合則近而相親也設



燕之由止在于此肆筵是行燕禮使賓有所安處授几是優禮使老  
有所憑依二或字宜玩正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  
授之几也此二句皆未然事不可作已燕者故曰開燕設席之初下  
章方寔舉燕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豈非兄弟之力居多乎奈何  
王室多難兄弟不睦襄王之時有子帶惠王之時有子頴敬王之時  
有子朝而東周西周互相爭長以迄于亡若夫謀削同姓晁錯以族  
議去公族吳起以誅皆不從天性內着想然  
後知莫遠具通行筆詩人之所慮甚深遠也

肆筵設席叶祥授几有緝御叶魚或獻或酢洗爵奠

斝音假叶醢音以薦叶即或燔或炙叶陟嘉殽脾

韃音或歌或嘏音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也。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學爵

也。夏曰醢。殷曰斝。周曰爵。醢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臠口上肉也。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擊鼓曰嘏。○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合。參以今日之燕言之。既肆筵而設以重席。授几而得所依倚。且侍御之人。緝續于左右。是使令之足于前也。如此。主獻于賓而賓亦酌乎主。主又洗爵而加酌。賓乃奠于席前。是禮意之綢繆也。如此。自其飲食言之。醢醢已薦矣。而又或燔或炙焉。佳殽既備矣。而又有脾有臠焉。是甘旨之足于口也。如此。自其樂歌言之。或歌焉。而比于琴瑟。或嘏焉。而徒擊鼓。是聲音之足于耳也。如此。殷勤篤厚之意。不有可見者乎。

析講此章言方燕之時。侍御獻酌飲食樂歌。樂之各極其盛也。作四卒者禮樂勿拘對說。肆筵句輕。承上文來。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緝如陳之量。入職之宰。夫祝鯁在前。祝噎在後。俾使令之不



之禮所謂更僕是也。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奠畢禮之次也。重在主人上。畢即爵非二物也。互言以成文耳。多汁為醢少汁為醢脾即嘉穀中所有者皆甘而脆之物。以加獻也。歌者人歌。和以琴瑟之聲也。比合也。擊鼓以立動曰罍此只舉樂之大槩言。○肆筵二句。言侍御之盛。或獻二句。言獻酌之盛。醢醢三句。言飲食之盛。或歌一句。言音樂之盛。○此章都要見祭餘意。侍御即向者駿奔之人。獻酢即向者旅酌之禮。飲食即向者必芬之。餘歌罍即向者侑祭之列。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行于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娛之以歌罍。豈有一毫不盡其情也哉。

敦音雕弓既堅叶古四鏃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叶下敦弓既句音姪既挾子協四鏃四鏃如樹叶上序

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鏃金鏃剪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殼通。謂引滿也。射禮摺三挾一。既挾四鏃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懈無教無備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合參夫燕禮舉矣。使不行射以為樂。猶未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之禮行焉。以敦弓則既堅。而材理強勁矣。以四鏃則既均。而本末參亭矣。斯時也。衆耦咸在。乃離席而起。升堂而射。持弓審固。以舍矢而舍矢既均矣。然而有中多者。有中寡者。于是奉觴獻爵之意。乃得以行于其間也。為之序焉。孰者中多而賢。孰者中少而不賢。以賢而飲不賢者。則賢者無所強而不賢者無所辭。夫几席之間。有一事以相娛樂。則飲深而人不覺。是豈以賢不賢別勝負而形其高下哉。不特此也。以敦弓既句而引滿矣。以四鏃既挾而徧釋矣。斯時也。巧力咸備。



乃釋矢而往貫革而堅志正體直以命中而四鏃如樹矣然而有忘其中者有恃其中者于是殷懃篤厚之思又得以盡于其際也為之序焉孰者忘勝而不侮孰者恃勝而侮因不侮者而飲侮者則不侮者既以為歡而侮者弗以為苦夫宴會之時假一事以相競勝則飲多而人不厭是豈以侮不侮彰優劣而生其愧恥哉一念親親之樂其溢于几筵之間者又如此

拊謙此章言既燕之時行射而序賢序德以為樂也曰既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而言非燕畢而後行射也堅者弓之材勁也鈞者矢之體平也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中多則藝精而不賢者飲罰爵也不侮則德盛而侮者飲罰爵也皆中則以多為雋皆多中則以不侮為德皆是一時事曰賓者何君在廟則全乎臣在朝則全乎君而在寢之燕則全乎主正與下章曾孫維主相對見得兄弟也而賓主之情極摯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歡耳主意是勸賓以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賓賢皆多中序不侮却不定要賓不侮設方以盡歡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正所以盡戚戚之雅處○既

燕而射以為樂不過借此為導飲之法原重在飲不重在射非如大射賓射專主觀藝觀德也○註純奇純音全奇音基二算曰純一算曰奇如十算則曰五純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摺三挾一者摺者揅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揅三于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矣令弟子辭致其辭命也憚大言也背立不正向前也踰言歷位相與言也

曾孫維主 叶酒反 酒醴維醑 音乳叶反 酌以大斗 叶腫反 以

祈黃者 叶果反 黃者台背 叶念反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 音其

以介景福 叶筆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醑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者老人之稱以祈黃者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斝萬壽用斝眉壽求命多福用斝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給也大老則背有給文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

詩經卷之二十一 五



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合參夫既行射以為樂矣。而吾之情猶未已也。由是又舉酒以致祝焉。彼與是燕者。父兄著老也。而主是燕者。則曾孫也。曾孫酒醴維醕。酌以大斗。欲父兄飲此酒焉。予以頤養天和。祈黃耆台背之徵。而難得之老壽。父兄有以得之矣。然得壽固難也。有德以享壽尤難也。又願以善相引。使不昧于所趨。以善相翼。使不怠于所從。則年焉既高。德焉彌邵。其有是壽考也。乃其壽之吉者也。而莫大之福盡在是矣。不有以享壽祺而介景福耶。蓋必如是。而吾親愛之情。亦庶幾其少慰乎。夫既極其燕飲之隆。而復致其頌禱之意。周王之于至親。可謂慤慤篤厚。有加而無已矣。

柳講此章上五句是飲酒而祝其壽。下願其修德以享壽也。首三句輕漸漸說下頌禱處耳。曾孫昔為宗廟奉祭之主。今為在寢燕私之主。以天子為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為獻主不同。以尊尊親親也。酒醴維醕。是陳之酒正。具之鬯人。酒味皆醇厚。即向之獻祖考者。

今以享父兄也。酌斗句承酒醴來緊屬下文。看謂舉酒而祝之也。漢禮器註酌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此蓋從大器。把之于樽。用此酌耳。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黃耆台背皆是壽徵。而台為尤老。蒸肉消而皮縐。故其文如此。非是已然事。乃祝之如此耳。引翼就父兄說。蓋年高其志易昏。則以知引之。開其迷悟。其惑使智慮之益精也。年衰其氣易惰。則以行翼之。作其勤懲。其惰使鼓舞之不倦也。壽者二句。自引翼致之。棋訓為吉。使壽而神昏氣倦。無德以將之。則雖壽亦不吉。蓋必攸好德而後考終命也。景福即享壽祺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為國家之元老。為天下之達尊。皆是景福也。方山以福壽平看此福字放寬說。

###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葦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八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黃東崖曰。尊尊親親。周道也。故君燕父兄。則有行葦父兄答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周道既衰。則角弓之詩作。而行葦之風熄矣。

### 既醉章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全直通詩八章前三章。是父兄感恩祝福。而証之尸告。下皆是述尸告之詞。以明頌禱之實也。要之尸告皆父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二章。萬年景福昭明數句。而祝頌之意。只永錫祚胤一句。足以盡之。故遷豆二章。言錫祚胤之由。末二章。言永錫祚胤之善。所謂景福昭明。令終者。孰大于此。此所以徵諸尸告也。○景福昭明中。暗含祚胤意。萬年令終。即永錫祚胤。無而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義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合參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若謂人君之展親也。固有無窮之惠。而人臣之圖報也。尤有無已之情。向者吾君之燕獻酬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我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爲報乎。蓋盛大之福。吾君已履之福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景大之福。飲之一身。則爲豐享之慶。集之奕代。則爲豫大之祥。殆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柳譜此章上二句。言感君恩之厚。下祝其久于獲福也。醉酒飽德。須會前篇意發之。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群臣。至于筭爵。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燕飲爲恩。而一燕中。殷勤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酌。飲食歌舞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于物。言德則可該之。萬年通後世而言。切不可作壽字解。此只重萬年上看。即所謂令終也。景福與下昭明。總不外後邊祚胤二字。但此且寬說。此福本皆君子所有者。特願其久享之耳。介爾與上篇以介不同。以介是我求致之也。介爾則彼自錫之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叶誰即反



賦也。般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合祭不特此耳。洗爵奠俎。爾酒則既醉矣。嘉穀脾臄。爾穀則既將矣。我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為報乎。蓋昭明之福。吾君已集之付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昭明之福。累洽重熙。久文為之宜。朗離明繼。炤奕葉為之重光。殆與日月同其久炤矣。

析講爾穀。頂前篇醢醢嘉穀而言。昭明者。謂其福之昭著于天下也。雖不出景福外。然不必粘着宜各開說。此二字。須對幽暗看。福限一隅。則暗在天下。福止一身。則暗在後世。惟天下後世無一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故昭明二字。須虛虛含下。祚胤發之。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尺六

公尸嘉告

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土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敬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

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矣。

合參然昭明之介。何如蓋明而未融。非盛也。未至高朗非極也。吾君之昭明。則明之盛而有融焉。明之極而高朗焉。此豈但一時然哉。殆于萬斯年而令終者也。夫善終乃後日之事。雖未先見。而善始乃善終之兆。寔有可徵。今雖未終也。亦既有其始矣。即其始之善。寧不可以必其終之善哉。此非予之私言也。蓋公尸當向者之祭。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臣子之所願。乃得諸神明之昭告者也。夫豈無所據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祝君福之盛。而徵其有終。下因歸之敬詞也。此以昭明二字為主。有融高朗。亦只是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外。又有此二者之福。亦非有進盛意。就此熙洽昌明之景運。而渾融無迹。瑩徹無服。是為有融。峻極不可踰。清虛不可象。是為高朗。大意言受福之君。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俊偉光明。如此令終。即上章萬年字。不是考終命之說。有俶正是明令終意。令終何以知



之。蓋昭明有融高朗在今日則為善始。垂之于久則為令終。今雖未終也。而其始既善。則其終可知。是因始以驗終也。語意只歸重全終。上行輩之歌。君本以神之。餘惠而惠我。既醉之祝。亦遂以尸之嘉告。而告君見今日。臣子之祝願。無憑。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寔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叶居何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則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

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合參。然公尸之告。維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終也。今爾之籩豆。既靜嘉矣。無不但主祭之敬已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足以當神意。焉朋友之敬。孰非君子之敬哉。

類  
類講此章上二句。是奉祭備其物。下是助祭得其人也。首句乃詩人之詞。該下五章。籩豆一句。對朋友二句。靜嘉二字。分看。以所薦物品言之。皆清潔而旨美也。此見敬之存乎物。朋友是群臣。允宗祝之事。助裸獻之禮者。上攝字是相助意。下攝字是檢攝。意謂攝理職事者。皆有齋肅之威儀也。此見敬之存乎人。此威儀以朋友言。下威儀孔時。以君言。註當神意。總承上說。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孝子不匱。永錫爾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置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合參。然威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今爾之威儀。既得其宜。而基時矣。然不特君子之孝已也。而且有孝子。孝子之舉奠。又孝誠不竭。而始



終之無間焉。夫蓬豆靜嘉。猶曰盡其物耳。而又威儀之孔時。朋友攸攝。猶曰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不匱。一祝事之間。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宜神永錫爾。以善始之。以今日者。將行之于無窮也。介之于時者。蓋垂之于有永也。此固神明之休。而寔吾人之願矣。  
辨講此章首句言主人之敬著于威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敬著于舉奠。總之盡事神之誠。而永錫句則獲神之休也。威儀孔時。是君子之敬。微于禮容者。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皆有威儀。而能不數不疏。不急不慢。非孔時而何。不匱就舉奠上見匱者。謂其誠意有時而竭。今當旅酌之後。告成之餘。而其誠心猶若祝祭之初。迎牲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探之不窮者然。故曰不匱。永字含下萬年意。類字合下祚胤意。此連上章說。上是君臣一敬。此是父子一誠。永錫句。總承之就本章看。亦須插入上意。方完盡。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音悃叶 苦俊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音孕

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合參然神錫之類維何。但見吾君所居。有室家焉。室家之中。有壺焉。壯六宮于宸極。而元吉之凝。此其地也。邃九閣于清穆。而介福之受。此其地也。富有天下。爾今固有祚矣。抑未也。必于萬斯年。而永錫之以祚。豐大不移于目中。泰亨恒底于元吉。萬年此祚也。不有以裕無疆之福祉乎。孝子舉奠。爾今固有胤矣。抑未也。必萬有千歲。而永錫之以胤。麟趾作振振之瑞。螽斯衍蟄蟄之祥。萬年此胤也。不有以開奕葉之本支乎。如此則公尸之所謂錫類者。固有其寔。而吾人之所謂高朗令終者。亦有所徵矣。  
辨講此章合下二章。乃錫類之寔。正萬年昭明之事。此章又為下二章總領。室家句非閑語也。乃言天命正于此中。凝承後嗣正于此中。孕毓是那居之地。即錫福之地也。未可以重永錫上。蓋祚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祚。不止今日之聯群辟而攝祭也。胤亦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胤。不止今日之有孝子。以舉奠也。必有萬年永錫。斯為高朗令終。

其胤維何天被

音備

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詩經卷之二十五



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大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合參自今言之。胤固爾所自有也。然錫以胤。而所以保斯胤者無資。承休亦虞其薄矣。而其胤維何也。爾自有爾之祿。而以綿于胤者為

無窮。胤亦有胤之祿。而以受于爾者為孔固。天則有以被爾矣。版章孔固。而永遵者。惟此一代之車書黎庶同風。而弗替者。保有卜年之

曆版。殆于萬斯年。長為景命之所附屬也。夫子孫之所禱祀而祈者。非此景命哉。而茲之景命有僕也。已如斯。

祈禱。此章首句。雖承言胤字。而下三句。寔言錫祿之事。蓋胤非祿則胤無所藉。故欲錫以胤。則先錫以祿也。天祿即天祿永終之祿。就為

天子說。自其福之所錫而言。則曰被。自其福之依附而言。則曰僕。凡僕御附近于人。則有左右扶持之義。故以僕為附。景命有僕。只重萬

年字發之。萬年通後世而言。蓋世世有福祿。則世世子孫有所承藉也。○麟士曰。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祿。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

在。○祿即是天命。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祿。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

### 其僕維何釐

音離

### 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叶獎里反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合參有僕斯有祿矣。則祿又爾所自有也。然錫以祿而所以承斯祿者。無入降福亦患其疎也。而其僕維何也。爾有祿而與爾永斯祿者。

則嗣服固賴英賢。爾有胤而與爾致斯胤者。則厥配亦緣天作。神則有以釐爾矣。河洲協吉。而休嘉所致。穆皇自兆于多男。琴瑟諧歡。而

協氣所鍾。貽燕聿徵。其繼美殆釐爾女士。而孫子于是乎從生也。夫景命之所維持。弗絕者。非此孫子哉。而茲之從以孫子也。又如斯。凡

此皆公尸之嘉告者也。我之所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亦本于此而已。豈無徵之言哉。吁。臣子答君如此。忠愛之情至矣。

祈禱。此章首句。雖承言僕字。而下三句。寔言錫胤之事。蓋祿非胤則祿無所托。故既錫以祿。隨錫以胤也。釐女子。謂世得賢配也。女有士

行。則母賢而子必聖矣。孫子乃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如此說。方應得上章萬年字。此當指嫡而宜于王者言。乃與景命有僕意相承。



非如他處以孫子之多為福也。上章天祿景命，正承受在此孫子身上的。上章重彼字，此章重釐字。即上文永錫錫字。○麟士曰：釐爾以下三句，雖只說亂，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祚字在。○合看來，祚亂便是景福昭明，令終之福也。此二章要見祚亂相須之意。○按上玉云：上章註云：言將使爾有子孫，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猶似有以祚為亂藉之意。其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則下章但言子孫而士女為子孫所自出耳。以並未有以亂為祚托之意。如之互言說也。大約此兩章寔雙承永錫祚亂一句，而下因永錫句先言祚，故言祚為前章，後言亂故言祚為後章。其言祚為前章而起句，其亂維何何也，則又因永錫祚亂句亂字在末，順使頂接耳。若以先問亂後言祚，為有意，則下章何不云其祚維何？先問祚後言亂乎？而乃曰其僕維何？其僕又順便頂上僕字耳。相頂非相互末章集傳並無互說可按也。知此則即麟士萬年有僕內有一亂字在女士孫子內有一祚字在，亦不可必耳。據此上玉闕互言之說，可謂極力發明。然只覺于經文兩釐字意漏却，則永錫爾祚之理亦不全矣。何也？雖有天祿而子孫不賢，終非全福。故集傳謂又生賢子孫也。愚則謂此二章因

上章永錫祚亂而下是矣。然則云其亂維何？其僕維何者？一是接亂字說，謂使子孫世世為帝王。一是接僕字說，謂使世世為帝王者更為賢。帝王語意更進一層，則徒謂祚亂互言者固踈。即云非相互而相頂，僅僅頂上章作雙承語意者，亦未盡其妙也。至于僕字，謂為天命之所附屬，即天祿之所附屬。天祿非祚字乎？則詩人接以其僕維何，仍是接以其祚維何也。而遂謂不與祚字相關，似少未確。又看集傳于祚字解曰：福祿。詩人于天被句，不曰爾祚而曰爾祿，似又有分別于此處，覺得麟士云女士孫子之內，有一祚字不為無見也。

### 既醉八章章四句

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按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朗朗令終，考終命也。而蘇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行葦之燕，親親之情也。既醉之答，尊



尊之義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鳧鷖章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考安樂之也。

全直通詩五章一例，總是屢興其享盛燕而獲盛福也。各章俱重末二句，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興意依疏義。至二句止，或云各興到末觀註三則字，三矣字可見，俱可不拘。福祿就燕飲時受君恩上寔說，不作頌祝。○繹取尋繹前祭之義，然而不與祭畢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遠雜之昆弟中則褻，故不敢畱而轉為次日之燕，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鳧音鷖音 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鷖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聞遠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合參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謂夫尸以象神，固先王假廟之常，而賓以燕尸亦國家重祭之典，今之繹而賓尸也。何如哉。彼鳧鷖在涇，固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釋象神之勞，而享為賓之逸，則有以安其體而來寧矣。惟酒與殽所以為燕也。爾酒則既清矣，爾殽則既馨矣。公尸燕飲于此，則荷知遇之隆，而享優渥之澤矣。福祿不成就于其身乎。

析講此章以鳧鷖之安于所止，興公尸之安于所燕，興意至來寧止。下並同寧以心之安言，謂向日為尸上以象祖考之尊嚴，下以啓臣子之瞻仰，此心必有敬謹不安，今則安矣。爾酒四句，緊承來寧一順說下，皆叙受福之由也。酒殽所謂煖祭時之物，朱子曰：古者宗廟之



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今日之酒，殺即前灌將之餘滴，燔炙之餘羞也。方是繹祭之意，成就也。言來成就于已也。

鳧鷖在沙

叶桑何反

公尸來燕來宜

叶牛何反

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

叶居何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叶吾木反

興也。為猶助也。

合祭彼鳧鷖在沙，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賓禮以處而居上賓之位，則有以稱其燕而來宜矣。酒與殽，所以燕者也。爾酒則既多，爾殽則既嘉。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盛禮而得乎扶持安全之福矣。福祿不來助于其身乎？析講此章以水鳥宜于在沙，與公尸宜于為賓沙涇水之旁沙也。孔疏沙接水渚宜者稱也。謂以公尸而處賓位乃其所宜也。一說宜者

釋其心也。有愜所欲之意。為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休。福祿來扶持翼相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

上聲

爾殽伊脯公

尸燕飲福祿來下

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湑者也。

合祭彼鳧鷖在渚，則有以適其情矣。公尸之來燕也，登筵依几，則有以安其身不來處乎。酒與殽，所以燕也。爾酒則既湑，爾殽則伊脯。今日公尸之燕飲，則蒙殊遇而寵澤悉降于其躬矣。福祿不來下乎？

析講此章以鳥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得其所處居也。謂居于燕所也。亦有得其所安之意。前寧字以心言，此處字以身言。古義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祭祀共豆脯，存脯註云：薄折曰脯，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謂下集于其躬，可仰羨之也。



鳧鷖在淥音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

降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也。淥水會也。米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合祭彼鳥鷖則安然在淥水所會之淥矣。此公尸未燕則有以荷尊崇之典。不來宗乎。向也既燕于宗廟有妥侑以致孝有享獻以致敬。

福祿固攸降矣。今公尸燕飲于祭舉之後則降于昔者。復降于今矣。福祿不積而高大乎。

析講此章以鳥之得其勢。與公尸之得所尊。淥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就尊以賓禮。為身之尊榮而言。不必就為宗人所尊說。既

燕一句輕是起下之詞。重下今日為賓之燕上。既燕于宗。指在廟妥侑言。公尸燕飲。指繹而在寢言。來崇從攸降來。在廟既受福燕時又

受福則積之。高大而崇矣。

鳧鷖在臚音公尸來止熏熏叶旨酒攸攸燔炙芬

芬叶豐叶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興也。臚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合祭彼鳥鷖則安然在水流峽中之臚矣。公尸來燕情洽而神怡。不熏熏而和悅乎。且是燕禮之行。旨酒則欣欣然而可樂。燔炙芬芬然

而馨香矣。公尸燕飲于此。則福于前者。又保于後矣。何有于後艱乎。夫一燕飲之間。固可以見周王待下之隆。而賓尸之有以致之也。其

德亦足想矣。

析講此章以鳥之得其所容。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熏熏者賓主情通。而形迹不拘。非若前日為尸之時。嚴慎而戒懼也。欣欣言酒之美。而

可樂也。無後艱者。言今日之恩寵隆于永久。福于前者。可保于後。無有後不如前之患矣。總括上文。成爲下崇之意。見獲福之不暇。尚何



艱難之有。後字只就繹時言對前日祭時看。故曰後或謂今日為尸後日又為尸者。固未得其解。或就燕飲上說者。亦未是。

### 鳧鷖五章章六句

### ○假樂章

### 序假樂嘉成王也

全旨此詩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下皆詳言子孫之賢蓋指其福之大者言之皆作稱願說但一章首二句是已然事保佑命之二句是未然事已含下子孫意在故二章遂稱願其子孫以發保佑命之二句之意三四章又就子孫中嫡嗣一事而稱願之蓋嫡嗣尤天下根本也總之亦是保佑命之二句意○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暨所以宜民也三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四章之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于

二章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必皆所謂受福于天自天申之者也○或泥三章註中皆稱願字遂把二章作戲以上為王者受福之事下為稱願子孫立說不可從○須知全重君子身上美其子孫處亦所以美君子也美子孫之臣庶亦所以美君子也玩詩意于頌中寓規

假嘉音樂洛音君子則叶音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又音命叶彌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合參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若謂人君以一身而統天下國家必有格天之德而後可以荷天眷而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惟我可嘉可



樂之君子充養完粹而光耀宜著蓋顯顯此令德矣以是德而怙冒  
群黎則足以宜民也以是德而照臨百官則足以宜人也其德如是  
是以惟大眷德斯受富貴之祿于天矣然天之于王眷愛無已也既  
保之而錫以奠安之慶佑之而降以助順之休命之而委以君師之  
位又自天申之而所以保佑命之者尤反覆而  
不厭焉天之福君如此就非令德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君德得天下因言天眷之無已也有天人交與  
之意顯顯者積中外著也德以光明為善若暗昧則不令矣宜民人  
正令德顯顯處謂以是德顯于政教間則民無不宜以是德顯于舉  
措間則人無不宜受祿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富貴是無忝此祿之意  
非至此而始受也此二句重在王者有以宜之受之皆是已然之福  
下則詩人稱願之也保者維持調護之意右者開導引翼之意命者  
命之為天子也申之乃反覆眷顧意謂常常如此保佑命也○人民  
咸宜即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佑命三字重在  
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黃東崖曰凡受祿而膺天命者必本于  
令德而令德之顯顯只在宜其民人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格天之

心受保佑申重之命者  
故詩人特次弟言之

千祿百福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  
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  
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  
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合參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何如誠以吾王有顯德雖無心千  
祿之千也然德之所在祿即從之是以德千祿而得百福矣百福惟  
何帝王開萬世之傳子孫之多為難也吾王之子孫麟趾發其祥瓜  
瓞衍其盛由千而至十萬由萬而至千億王圖為之益固矣帝王任  
治教之責子孫之賢為難也吾王之子孫仰緝熙之範穆穆焉一敬  
以自持慕徽柔之模皇皇焉衆美之兼備為支度者以是德而宜其



君。為本宗者以是德而宜其王。且又不作聰明而不德。言思繼述而不忘。以率循乎先王之成憲。景運為之益隆矣。子孫多而且賢如此。百福孰有。大于是哉。

訓講此章首句畧斷。上言王者獲福之盛。下即後嗣之多。而賢者以見之也。千祿承顯德來。千祿與千祿豈第千字一樣。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朱子曰子孫多而且賢。正所謂百福也。千億所該者廣。不止一世。穆穆四句一連說下。敬者德之聚也。聚則有幽深元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克也。克則有盛大宣著之象。故曰皇皇穆皇。嫡庶皆有或以禮記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分屬說者未穩。宜君宜王。正此敬美之德宜之也。庶者為君。則能勝藩垣屏蔽之寄。嫡為天子。則無忝天地神人之主。俱要見善兼顯德意。蓋子孫之穆穆皇皇。猶君子之顯顯也。子孫之宜君宜王者。猶君子之宜民宜人也。不愆二句。諸說云。此正穆皇之寔。所以宜君宜王者。此也。一說穆皇。該盡君德之全體。切勿以不愆二句為穆皇之寔。更詳之。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

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舊章是先王之令德。著為令典者。正宜民人之善經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弊。不愆忘。自然率由矣。○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國。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得也。衆而皆賢。愈難得也。子孫極千億之多。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于此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群匹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合參夫子孫多賢固皆可願。然嫡嗣天下之本。尤吾人之所注心也。吾願君之嫡嗣何如哉。彼威儀德之符也。則抑抑而慎密。德音德之



著也。則秩秩而有常。所以修德者至矣。又能無私怨。無私惡。惟虛心以率由群匹之所為。所以用賢者公矣。夫君德修則主。治者有木用賢公。則輔治者有人。故能上得于天。而祿位名壽。享之悠久。而受祿為之無疆矣。下統乎人。而政教號令。悉在掌握之中。有以為四方之

網矣

折。謂此與下章皆願其子孫之詞。而專指嫡嗣宜。王者言也。上四句言修德而任賢。下言因以福獲而統治也。首四句以修己任人。平看威儀二句。本上德來。蓋修德之驗。威儀德之符。德音德之著。即君子之顯顯令德也。德顯為儀。而曰抑抑。有隱顯一致意。德顯為音。而曰秩秩。有始終不渝意。無怨二句串說。即君子之宜人。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此人主與群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于英主。芻蕘之說。或見憎于自賢。此念未除。賢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無是二者。廓然太虛。知有人。不知有己。群賢滿朝。皆得展布聽其所為矣。鑑湖詩說云。舊章先王與群匹共成之。以貽後王者也。故人主欲變先王之舊法。必先去先王之舊人。惟無

怨惡以任群匹如是而對庶正之心。猶是奉先緒之心。若一似其率由者。然是率由群匹。所以率由舊章也。此說新警可從。又云。不曰群臣。而曰群匹者。蓋王嗣于群臣。不作徒隸視。而作匹敵視。故怨惡所以無隙可生也。受福二句。本修德任賢來開看。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網。即君子之宜民也。

之網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叶獎里反

不解音戲于位民之攸壺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懈惰。壺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面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壺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合參夫吾君嫡嗣。既能為四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範圍曲成。而貽斯民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而臣下之以安民為職者。亦得以坐享其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燕及朋友乎。故外而燕及于百辟。則百辟已無屏翰之勞。而但有願忠之愀。內而燕及于卿士。則卿士不見匡襄之瘁。而惟存愛王之忱。媚于天子。固其宜也。媚之云何。蓋天之福君子。使君子世世為王者。凡以為民也。王之所以奉天。而世世建官者。亦以為民也。顧使民生其時。有一不獲其所者。此君之念厥位也。亦即臣之棄其君。今惟願吾君修德任賢。五位之憂勤。曾不少懈焉。庶綱常張紀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藉之以休息也。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子之致媚于君如此。此固嫡嗣宜王之道。所以延國家有道之長者。在是而上天申重吾王之福。莫大于此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辨講此章上三句言君之治。有以安乎臣。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綱紀句當點民安意。始于燕及。有來歷。而攸暨句亦有聯絡之綱。緊頂上四方之綱。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民及統係于綱者。綱既張。紀自理也。此句便是天子之勤于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

之也。大抵綱紀日張之世。人臣得從容效忠。絕無掣肘。只此便是燕及之患。此意最醒。白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即上朋友媚字。就心說是。臣子自效之忠。蓋非以燕及。故媚之也。不解二句。是願君之意。乃媚心所發者。勿作媚之之寔。綱紀非王嗣自立。乃舊章也。不解于位。特其常率由之而已。民之攸暨。謂民之所以暨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安。莫作幸今已安說。蓋君燕及。臣媚君。上下交而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故隨以不解。傲之。欲其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常張而紀常理。君逸則民勞。君勞則民逸矣。○媚天子。全在不解二句。除却願治。別無處效忠。○末二句是全詩結穴。蓋人君治效及于臣。而為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不能使民生之舉安。有君而無臣。畢竟欠缺。所以公尸福君。直推究到此。○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攸暨。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此可以識詩人之意矣。

### 假樂四章章六句



詩經正解

莊素鶴曰。此詩有祖孫濟美意思。有上下交泰景象。有天人同符機括。先正謂非成王時不能有此。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五終

吳政



